

明過
道庭
雜
志錄



過庭錄

范公偁撰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過庭錄及其他一種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
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

過庭錄

宋 高平范公稱撰

七伯祖子夷。忠宣公次子也。爲開封縣時。道教初興。有玉僊觀主。交接權貴。勢傾一邑。縣官升陟。由其門者甚衆。公到觀中。主相待倨。公亦不爲禮。主頗不平。謂公曰。公後生。不可簡禮朝廷。宮觀特寄在境中耳。邑官薦舉者。某力爲多。公欲之乎。公笑而不答。主益憾之。居無何。觀中聖母殿珠環主匿之。詐爲盜所取。告諸朝。欲以中公。有旨責范某。限七日捕獲。違者罷免。行移極峻。公親踪。知其詐。乃召守界分者指問曰。此熟蹤也。爾輩安得不知。我外日去官。則不能治汝矣。各痛笞之。觀主在旁色變。自是不復敢出。旬日事稍緩。會陳州報魏國夫人病危。子夷求告奔問。觀主意其不復來。始肆出入。未久。魏國安。公復往。道中益知其實。且以告者。遂竟入觀中。值主出。命吏開其篋。得一小簿。記盜典所失物及金玉非一。遂就擒之。觀主立伏曰。某今遭遇明公。卽命局其觀門。考驗文案。立具徑申朝廷。及所屬蓋懼其有誣訴也。主司得之。怒甚。尋奉旨玉仙觀主持。特貸命杖脊。配沙門島。時人莫不欣快。御史張安民特言於神宗。范某非常才也。願陛下識之。紹興乙卯。先子守郎曹狀奏其事。詔贈直祕閣。

陶岳。商公父也。與寇萊公同年。岳調密州幕。屬寇守密。寇且少。陶公就拜。講長少禮。陶納之。後有啓謝寇公云。與韓非同傳。于老子何傷。以叔向爲兄。是仲尼太過。

王陶樂道。哲廟居東宮時師傳也。哲廟登極。時王退閑。上力欲召用。陶表謝云。羽翼已成。四皓不聞於再

起田園粗足。兩疏那見於復來。遂不出。又有謝賜夏藥表云。陛下樂忠良之諫。而臣無入告之嘉猷。陛下錫藥石之良。而臣無盡言之苦口。一時稱之。陶美姿而長身。時謂之沒興真武。與文正長子監簿爲友。壻范氏處長。後其室死而監簿亦亡。復續長姨。忠宣因此疎之。

先子於河東一官員家。見東坡親墨春宴致語云。春爲陽中。生物各遂其性。樂以天下。聖人豈私其身。又云。主上方麴蘖羣賢。而惡旨酒。鼓吹六藝。而放鄭聲。雖白雪陽春。難解天顏之一笑。而獻芹奉職。各盡野人之寸心。今集中蓋無此。

理窟嘗與先子論詩曰。古人規矩具在。學之不難。但患不能效之耳。凡人所作。必盜竊一句一字。謂之工。而不知在意而不在言也。余嘗作詩云。赤縣東城尉。他年舊業儒。老爲知道馬。中有拜恩珠。歲月侵餘齒。風埃上短鬚。賴逢同老友。襟韻不相孤。此乃效老杜城北一詩耳。試思之。

王履道同先子避地嶺外甚熟。因見有顏持約王維畫嘉陵江山圖。蓋明皇幸蜀過嘉陵。愛其江山。命吳道子圖於大同殿壁。王維復畫小簇云。江山已暗大同殿。絃管猶喧凝碧池。別寫嘉陵三百里。右丞心事與誰知。蓋謂此也。

邵伯溫子文。康節先生子也。才而有文。爲陝西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。與路鈐李君交往甚熟。李家有數侍婢。每遇歌宴。子文必預。後十餘年。子文與李氏邂逅長安。而李君已死。適值其妻生辰。命子姪宴。子文於書舍遣舊婢出舞。酒酣。子文感愴宿昔。卽席作詞。末章云。翻翻繡袖上紅裙。舞姬猶是舊精神。坐

中莫恠無歡意。我與將軍是故人。諸子得之。入呈其母。皆感泣不自勝。乃令謂子文曰。宅中得公佳詞。情緒作惡。難復行酒。卽容別日款會。子文不終席而退。良久慙然曰。所謂口乃禍門。此事卽傳於時。外日子文謁一當位。而不相識。問之。不記姓氏答曰。此乃李家作調笑者。

元祐間。伶人丁線見教坊長。以諧俳稱。宰相新拜。教坊長副庭參。卽事打一俳優戲之語。賜絹五匹。蓋故事也。元祐年。呂汲公忠宣拜相。日以任重爲憂。容色愁厲。未嘗少解。丁生及副丁石參謝忠宣。丁線見言曰。餓殺樂人也。相公。丁石曰。今時和歲豐。朝野歡樂。爾何餓爲。線見指忠宣而言曰。是他着這幾個好打。闕趁浪。我輩衣食何患。忠宣亦爲一噓。

丁石舉人也。與劉莘老同里。發貢。莘老第一。丁第四。丁亦才子也。後失途在教坊中。莘老拜相。與丁線見同賀。莘老。莘老以故。不欲廷辱之。乃引見於書室中。再三慰勞。丁石。丁石曰。某憶昔與相公同貢。今貴賤相去如此。本無面見相公。又朝廷故事。不敢廢誠。負慚汗。線見因白啓相公曰。石被相公南巷口頭擲下。至今趕逐不上。劉爲大笑。

洛陽朱敦復。字無悔。并弟希真。以才豪稱。有學老子者曰劉跛子。頗有異行。時至洛看花。一日告人曰。吾某日當死。至期果然。與之善者。遂葬於故長壽宮南。託無悔銘其墓者。跛子劉姓河東鄉。山老其名野夫字。豐髯大腹。右扶拐。不知年壽及平生。王侯士庶有敬問。怒罵掣走。或僵死。洛陽十年爲花至。政和辛卯。以酒終。南宮道旁冢三尺。無孔鐵鎚。今已矣。劉公有一僕。曰尙志。隨劉四十年。劉常以畜生呼之。

及劉死人恐其有所得。士夫競叩之。尙志告曰。何所得。但喫畜生四十年矣。無悔。因作一詞曰。尙志服事跛神仙。辛勤了萬千般。一朝身死入黃泉。至誠地哭皇天。旁人苦苦叩玄言。不免得告諸賢。禁法蝎兒不曾傳。喫畜生四十年。

許將冲元以前執政知大名府。以剛略稱。時同官曹蒙銜命察訪。蔑視郡縣。威令甚嚴。至大名見冲元。當廳下轎。冲元出見其倨甚。復入呼法司曰。不知前執政作守監司。得當廳下轎否。法司具條白之。不許。并立曹甚久。復令白曹曰。請就賓次。以全國體。曹失措而退。許接武迎之。謂曰。在將無稱。此乃朝廷禮耳。公不可以人而輕國也。曹氣懾。無語。更不問一毫事。屏縮數日而去。冲元察御僚屬甚嚴。一日。賓佐過廳。一都監曳皮鞋而前。許問曰。公何得此鞋。都監以爲美意。云某銜一卒能造樞密。或須之否。許作色曰。某非無此。但不敢對同官着耳。都監惶恐失措。坐間數十客。莫不各視其足。先子自州爲張子文所拉。沿檄至大名。坐中親觀此事。

黃魯直少輕物。與趙挺之同校舉子。失處

一文卷使蟒蛇。挺之欲黜之。諸公盡然。魯直獨相持。挺之誠其

言問曰。公主此文。不識二字。出何家。魯直良久曰。出梁武懺。趙以其侮己。大銜之。後挺之作相。魯直責鄂州。召還諸流人。挺之令有司舉魯直作承天寺碑云。方今善人少而不善人多。疑爲謗訕朝廷。善人蓋謂奉佛者。復責宜州。時五侍郎德孺自聚所還。會黃于武昌。志甚不平。且貧甚。侍郎厚贈。令諸子送至漢陽。魯直有謝詩。見豫章集。

溫公曰。某適過范淳父門。邀之同去。徐思之。不敢輕言。被他不是個趁哄低人。忠宣嘆息久之。既歸。謂子孫曰。淳父爲溫公所重如此。

滕子京負大才。爲衆忌嫉。自慶帥謫巴陵。憤鬱頗見辭色。文正與之同年友善。愛其才。恐後貽禍。然滕豪邁自負。罕受人言。正患無隙以規之。子京忽以書抵文正。求岳陽樓記。故記中云。不以物喜。不以己悲。先天下之憂而憂。後天下之樂而樂。其意蓋有在矣。戊辰十月。因觀岳陽樓記。遂言及此耳。

忠宣舊藏一江都王馬。往年自慶赴闕。李伯時自京前路延見求觀。忠宣云。某非客。但道路難爲檢尋。俟至闕未晚。李日夕懇之甚力。尋出。李見之。稱嘆失措。借歸累日。用意模寫。竟不能下手。復還之。但以粉牌榜其上云。神妙上上品。江都王馬。云某看之累日。不能下筆。聊留數字。以見歸向之意。時米元章作郎。每到相府求觀。不與言。唯遶屋狂叫而已。不盡珍賞之意。然絹地朽爛爲數十片。無能修之者。李因薦一匠者。酬傭直四十千。就書室背之。乃以畫正湊於卓上。略無邪側。用油紙覆。微洒水。以物研之。着紙上。毫釐不失。然後用絹托其背。遂爲完物。崇寧初。歸上方矣。

韓魏公在相。曾爲畫錦堂記于歐公。云仕宦至將相。富貴歸故鄉。韓公得之愛賞。後數日。歐復遣介別以本至。云前有未是。可換此本。韓再三玩之。無異前者。但於仕宦富貴下。各添一而字。文義尤暢。先子云。前輩爲文。不易如此。

高荷子勉。爲陝漕。張永錫幕屬。先子與同僚。嘗遊華州雲臺觀。永錫有詩。用歸字韻。和者盈軸。子勉未作。

云親祠堂主鸞曾駐善夢先生蝶不歸。又作詩云。妄作非吾事。罷官饑爾曹。此心常去住。何日遂孤高。鴈伴烏瘡脫。蠅營狗跛勞。不如張仲蔚。門外長蓬蒿。故魯直有三傑同科之句。

宣和間景靈宮落成。御製有詩。用萊字韵。應制者牽強不叶。獨鄭達甫所作云。殿上神光瞻舜禹。壁間俊氣識伊萊。爲絕冠諸臣矣。

六伯祖子正丞相長子。有大才博學。嘗作孔林詩云。漢陵玉匣盡。秦山銀海空。干戈百世後。獨究先聖宮。

樹有千年色。門無數仞崇。盛德包覆載。遂順因所宗。坐若顏閔後。頗聞鄒魯風。撫膺感遺言。零落涕沾

胸。季顏師顏謫齊州。又嘗以詩寄云。歷下故人今何在。晉書又已隔寒暄。多年別後紛紛事。何日罇前

細細論。忍見風霜摧羽翮。空教江漢瀉詞源。聖朝寬大超前古。卽有恩光照覆盆。其才器可知。年甫三

十二而卒。有文集百卷。魯直爲跋。其後兵火集散亡。而魯直集中。此跋亦闕。其略云。士之學。期於沒而

不朽。君子之道。百世以俟聖人。故壽夭之際。未嘗置言。鳬鶴之短長。故物不能齊也。雖然。有連城之璧。

操之甚栗。中道而毀。豈能使人無槩於心哉。范子正。予不及友也。予於親聞其人。又得其言。皆可傳後。

問其所游。則司馬溫公愛之。問其爲吏。則年三十試吏單父。方使者剝膚椎髓。取於民以自爲功。子正

以歲饑。獨捨單父民錢十九。雖沒世。可以不朽矣。或謂子正父祖皆名世士。自宜如此。應之曰。文王割

烹武王餽鼎。叔旦舉而用之。用當作薦。管蔡不食。誰能強之。則子正賢於人遠矣。元祐二年三月庚午。豫章

黃庭堅書。

崧山道中小市曰金店。范弇學究居焉。先子自許省墳河南。往來數見之。貌古性直。君子人也。隣有酒肆。詩云。喫酒二升。糴麥一斛。磨麵五斤。可飽十口。雖遇歲時。歌樂喧集。鄉人競觀。范公閉戶讀書。自若也。又有戒訟詩云。些小言詞莫若休。不須經縣與經州。衙頭府底陪茶酒。贏得貓兒賣了牛。鄉人畏而服之。丁卯仲冬十七日。因是觀造酒。舉其事。謹詳記之。

崧山隱者敏交時。

一作如。

閉戶著書。不接世事。忠宣造其居。自名其刺曰探道學古。持所業謁見。嘗有字說。

解可字云。方釘丁時。必象其孔之可否。又解母字云。方爲女時。未有所乳。爲母則兩乳垂矣。

建業進士。

失記其名。

遊上都。貧不能自給。以詩干韓相魏公。一聯云。建業江山千里遠。長安風雪一家寒。韓公

憐之。以百千贖焉。

小宋舊有一帖論詩。云杜子美詩云云。至於實下虛成。亦何可少也。先子未達。後問晁以道云云。昔聞於先人。此蓋爲縛鷄行之類。如小奴縛鷄向市賣云云。是實下也。末云云。鷄虫得失無了時。注目寒江倚山閣。是虛成也。蓋堯民親聞於小宋焉。丁卯季冬初七日夜。因看杜詩。舉此。謹退而記之。

忠宣在陳。先光祿侍行後圃。忠宣問曰。八郎。爾今幾歲。光祿應曰。某四十六矣。忠宣嘆曰。爾好福人。吾所不若爾。光祿愕然曰。大人身爲宰相。勳業如此。而不若某。何也。忠宣曰。豈謂是哉。吾七歲丁楚國憂。廿六丁文正憂。爾今年四十六歲。而父兄弟無故。未嘗一日離侍側。則吾豈如爾也。

先君初仕平恩主簿。啓行拜辭。右丞平居寡言端坐。如木偶人。終日未嘗移足。至埃塵印跡無倦意。家中

不見喜慍之色。至是問先子曰：爾行裝幾擔？先君時新娶，實應之曰：有十擔。右丞曰：爾初仕已如此，若久宦奈何？我昔赴遂州守時，只有三擔，罷官仍舊，不惟緩急易於去就，亦免張外醜也。

李毅師贊、文正李夫人姪也，與弟顏俱博學有大才。時號二李，嘗代蜀守謝上表一聯云：捫參歷井，都忘蜀道之難；就日望雲，但覺長安之遠。一時稱賞。由是師贊四六之名甚著。

忠宣捐館，許下服中。先光祿率子弟閉戶，未嘗出于七叔祖年幼。一日，先子同至所居宅後門，見賣豆者買食之。劉晦升顯子，民則偶見，歸告晦升，卽以束抵先祖曰：某昨暮聞公家子弟有在門首嬉遊者，丞相墳土未乾，未應爾爾。顯門下生有所知，不敢不告。先祖慙謝晦升，諸子皆被責辱。

梁寬、梁子美皆博學高才，受知五龍學，累從徵辟爲上客。寬號大梁，高放人也。後居岳陽，太守楊壽卿頗陋獯，不好事。寬鄙之作亭湖上，號風月，託寬爲記。略曰：世不患無風月也，患無風月之佳客。不患無江山也，患無江山之主人。蓋譏之也。

王介甫未達，韓子華、富彥國愛其才，皆力薦於朝。王秉政，頗失士望。二公悔惡之，張安道歸南京，富公守陳。安道由陳見富公，尊俎間談疾介甫不已。安道略不答。富公曰：安道是介甫耶？安道曰：某何嘗謂是公自不知人，今將何尤？富公默然無語。

崔比部諱公立，韓魏公妻弟也。爲人古直有操行，居許與忠宣鄰。忠宣除文正服，託妻子於崔。于祿上都，崔晨夕顧矚，始終不息。時七伯祖爲單州推官，人來報疾篤。魏國夫人驚憂，欲往視之。崔公力阻曰：而

爲婦人夫出獨安往。吾受而夫之託。因立杖于門曰。出者吾杖之。魏國不敢復言。忠宣歸而謝焉。魏國之姪歸比部次子子厚。崔以親契。數往來忠宣家。常具饌待之。食稍不精。崔必直言。略不自外。忠宣每爲杖爨者。家婢聞崔比部來。皆惡之。比部二子長保孫。爲忠宣婿。

韓持國晚年守許。崔子厚爲酒官。值韓生辰。獻歌頌褒諛者甚衆。子厚獨以詩警之云。衣錦榮名雖烜赫。掛冠高節莫因循。韓得之。再三嘆咏曰。非君誰爲我言。於是以太子少師致仕。

謝景武師直。與王存正仲友善。謝仕褒陽王。遠至夜叫門見之。師直屣履出迎。率子姪行家人禮。慷慨道舊喜而有詩云。倒着衣裳迎戶外。盡呼兒女拜燈前。

劉皓商父。河北人。質直有守。爲耀之倚郭縣令。郡醫姚生。以術賂結權貴。豪恣莫比。監司憚之。郡縣僚吏居職能媚姚生者。雖上位有隙。亦必善終。或升改而去。反是者禍亦不測。遠邇畏恐。後郡僚有老母疾篤。哀求冀一就視。姚漫不加卹。使人謂曰。我不可往。可遣而母來。郡僚不得已。舁母往。姚之田畝貢賦未嘗納。商父聞其風久矣。至官深嫉之。檢姚所欠賦稅。以公引追納。承行吏以死辭。劉怒。叱曰。有禍我當爾。吏持引至其家。姚大怒。毀其公引。逕親訴於守。吏歸以告。劉唉曰。何敢爾爾。乃遣彎者四人。令之曰。知姚醫謁守。可以我命請。至不從。則奪舁而來。爾等能辨此。吾唯爾慮。否則當挈而妻子出吾境。爾彎者如其言。舁姚至縣。劉卽戒閤者謹守。不外通。立姚庭下。詰問曰。爾庸醫。賦稅敢不納邪。姚厲聲與劉相抗。後問曰。郡官母老病篤。汝寄跡郡中。不就視而使其來。此何理也。遂命吏械之。姚虞勢弱。卽解。

容俛首曰。某愚無知。爲上位優容至此。不意明公威嚴若是。幸見恕命。縶於廡下。凡累日。姚以病告。劉曰。爾罪人不可歸。家人欲視。令此來。其母八十餘。還追至視疾。僚屬咸快其事。就告劉曰。此奇事也。然不爲已甚。幸容自新。懇之再三。始從。太守與姚善。頗不自潔。怒劉之暴。欲劾。而劉先奏。守過伏辜。劉竟無罪。劉因慨然曰。此何時哉。吾不可以居此。卽解印去。先子崇寧初官河北。見之。常衣布袍。往來閭里中。浩然自樂。竟不仕。而姚亦悔過自克。終身稱爲長者。

商父質直有守。初仕趙州林城令。決事嚴明。會鞠劫盜。獄吏令盜僞通買物者十數人。以狀稟乞追證。意欲乘時規利。商父佯爲無能者。判曰。並要正身。違限重斷。及期如數勾至。皆衣服鮮潔。豪子也。商父命屏鞠獄吏。別以他吏引賊至庭下。認之。皆無識者。商父曰。爾能通姓名。而有不識者乎。賊愕然。實告。命盡釋之。當行吏置重法。一境欽畏。不敢欺。商父謂諸吏曰。我河北村秀才。深知民間利病。爾乃敢爾。宜屏縮以俟來者。

右丞守永安軍時。修曹后山陵。曾魯公主其事。篤促郡縣甚急。右丞恬不誰何。監司數責詰。亦不與辨。但唯說知委而已。事畢。魯公過洛。問諸郡應辦勤怠。監司共言曰。餘皆集事。獨范永安頑然無奉上意。若在他所。俱効永安。則朝廷難復舉事矣。某等欲奏劾正。恐遠方觀望。以爲不能容名子爾。魯公大怒曰。何敢爾。鄰里有喪。尙相救之。況君父乎。右丞繼進見魯公。魯公厲言曰。諸司甚有語。右丞緩步進曰。不知諸司有何語。魯公具以告。右丞因悄言曰。某非至愚病風。豈有臣子坐視君父者。朝廷抑亦取辦而

已然諸司甚不體國。魯公愕然曰：何？右丞曰：山陵所在，財用已羨二倍，民力竭矣。永安山陵所在，正宜惜一方力，以堅崇奉意。魯公曰：何不早言？右丞曰：當興事時，竊恐有假此規避者，故不敢告。今願擇精敏吏考驗之。魯公首肯，卽命吏警督如言。魯公大激切稱嘆，徑奏擢爲三司判官。

右丞在政府，宦者閤守忠特寵專恣。一日至堂宣諭，辭意甚傲。諸公拱應而已。右丞作色叱曰：老奴何敢爾？守忠退步連應曰：守忠不敢。在堂諸公皆爲寒心。曰：范公必不久居矣。右丞蓋自如也。未久，虜使至，選右丞館伴虜使，忽自中批出，范某言犯御諱，落職知許，尋乞宮祠去。

右丞居許，太守韓持國秋日於郡圃會景亭，置宴張樂，會諸郡公。程正叔及右丞以故不至，持國以詩寄云：曲肱飲水程夫子，宴坐焚香范使君。顧我未能忘舊樂，綠罽紅妓對西曛。

宦者李憲用事神廟，朝議再興西夏之師，慮有沮撓者，詔天下敢有言班師者族。五侍郎任陝漕，乃連上章言三十六不可，皆指斥時事，各有徵驗。且曰：臣世受國恩，寧受盡言之誅于今日，不受不言之誅于後世。辭意誠切，恐不免禍，乃自籍家口數牒永興軍拘管，以俟上命。章上，神宗覽之默然，召宦者李舜聰問曰：范某所陳徵據甚的，果有否？李憲假我令天下人既有何處之舜聰良久曰：此事雖未皆有，蓋不盡無。上大悟，詔卽日班師，放范某罪，除直龍圖閣，環慶路經略安撫使。

光祿侍居相府，同晁以道往見東坡，頃有從官來，東坡揖坐書院中，出見良久。光祿於坡書笈中見一小策，寫云：武宗元中岳畫壁有類韓文南海碑，呵呵。光祿與晁再三釋之不曉，坡歸疑不已，晁輒發問，具

告曲折云不知何義。坡笑曰。此戲言耳。武宗元真廟朝比部員外郎也。畫手妙一時。中岳告成。召宗元圖羽儀於壁。以名手十餘人從行。既至。武獨占東壁。遣羣工居西幕。以幃帳羣工規模未定。武乃畫一長脚幃頭。執搗者在。前諸人愕然。且恠笑之。問曰。比部以上命至。乃畫此一人何耶。武曰。非爾所知。既而武畫先畢。其間羅列森布。大小臣僚。下至廝役。貴賤形止。各當其分。幾欲飛動。諸人始大服。南海碑首曰。海於天地間。萬物最鉅。亦何意哉。其後運思施設。極盡奇怪。宗元之畫。是以似之也。

韓子華爲閣長。一時名公如劉原父。王介甫之徒。皆在館職。介甫最爲子華所服。事多折衷於介甫。一日館中會話。論及劉更生。介甫以當漢衰靡。王莽擅權。勢不復興。而更生曉曉強聒。近不知時。其中是非者相半。子華繼自外至。問曰。諸公所談何事。或以更生對。子華問介甫曰。如何。介甫具告。子華曰。不然。更生同姓之裔。安得默默就斃哉。一坐服子華至論。

忠宣帥慶爲种詒誣訟。責守信陽。時漢上有巨賊曰羅慥。擁衆雄視一隅。忽直壓郡界。斬三十五里。一郡皇怖失措。朝夕危陷。忠宣集郡寮謀守禦計。皆懦怯無敢當者。有酒吏秦生請行。忠宣命攝巡尉。欲假之衆。秦曰。無益也。獨以數十騎直對賊壘。值賊置宴。軍勢甚張。賊副小關索者。領十餘騎。飲馬河側。隔河問秦曰。爾爲誰。胡爲至此。秦曰。吾信陽巡檢。來取爾首。爾賊笑曰。爾無輕命。吾貸爾。告若曹速降。吾無爾害。秦罵曰。狂賊敢大言。吾唯爾首之得。秦因袒膺謂賊曰。爾能射我乎。賊挽弓射之。不中。秦復射中賊關索心而死。數十人駭散。秦卽鼓衆絕河。掩其不備。賊衆皆烏合。且醉不能禦。盡竄走林谷。莫敢

出多獲牛馬器械。凱旋而歸。一境遂安。忠宣率衆郊迎。厚加賞宴。奏功於朝。遷數官。及忠宣拜相。亟訪秦欲大用。而秦已死。深痛惜之。

己巳十二月七日夜。家君論人貴賤壽夭。命不可逃。亨運未窮。則大患不能相害。忠宣是矣。忠宣自入仕。門下多食客。至貴益盛。守陳。以己俸作布衾數十幅。待寒士。時人爲之語曰。孟嘗有三千珠履客。范公有三千布被客。譏其儉也。忠宣聞之。乃作一幅享用。作銘辨正。於是范蜀公。司馬溫公。皆効之。銘見家集。

杜子美詩云。仰蜂粘落蘂。行蟻上枯梨。行字世本皆然。忠宣在永。於蔣氏彥回家。見別本乃作倒蟻。倒之意。與行迥異。或以爲忠宣得之於太平藏經中。蓋好奇之論也。

彭思永字季長。歷陽人。微時嘗夢人告曰。爾生爲兩制。死住秦州。季長異其事。嘗語於親識間。彭拜御史中丞。未幾除知秦州。彭母尙無恙。深疑其行。誠告軍政者曰。定數固不可逃。奈老母在。執政憐其意。且預知其說。乃奏易江寧。季長大喜。奉親之任。至淮。更促裝登舟。一夕感疾而卒。蓋秦淮亭下舟中也。果如其夢。季長居官嘗有詩云。爭利爭名日日新。滿城冠蓋九達塵。一聲鷄唱千門曉。誰是高眠無事人。季長長子衛明微。時奉母晏夫人。調官宣城。簽判。母難於遠涉。明微年未三十。遂承志掛冠歸。栽花植竹。築堂曰壽燕。歲時奉親遊宴。盡其樂。晏夫人八十餘卒。明微亦享上壽。忠宣有詩美之。見家集。次子衍乃祖永嘉夫人之父。力學應大科。未弱冠過閣。忽嘔血而卒。

祖宗時有陝民值凶荒。母妻之別地受傭。民居家耕種自給。逾月一往省母。外日省母少。其妻出讓其夫曰。我與爾母在此。乃不爲意。略不相顧乎。民與妻相詬責不已。民曰。爾拙於爲生。受傭於人。乃復怨我。妻曰。誰不爲傭耶。民意妻譏其母。怒以犁柄擊妻。一中而死。事至有司。當位者皆以故殺十惡論。案成一明法者折之曰。其妻既受人傭。義當覓絕。若以十惡故殺論民。或與其妻姦。將以夫妻論乎。以平人論乎。衆皆曉服。遂定以鬪殺情理輕奏聞。折之者被褒賞焉。

潘兌說之侍郎。夙慕程正叔。過洛就見之。時黨事正起。正叔畏避不出。潘再三致恭欲見。正叔不得已出。說之展師弟禮請教。伊川遜不受。潘請之固。正叔問曰。公嘗讀何書。潘曰。嘗看語孟。正叔曰。有得乎。曰。未也。伊川問曰。孜孜爲善者。舜之徒。孜孜爲利者。跖之徒。其義若何。潘以爲易已也。曰。此不難曉。先生曰。雖然。今之所爲善者。乃古之所謂利也。潘下拜悅服而去。潘至許。見先祖。語其事曰。自聞斯言。悟一生之非矣。

文正祖唐公有詩贈華山陳希夷。五侍郎帥陝。嘗刻石傳世。逸上一聯。曾逢毛女話何事。應見巨靈開此山。濃睡過春花滿地。靜林中夜月當關。紛紛詔下忽東去。空使蒲輪倦往還。丁卯十二月五日。因侍夜話謹錄之。

陽翟燕照隣仲明。賢士人也。素安命。生計索然。讀書不仕。嘗有詩云。女矮兒癡十口餘。進時無業退無廬。一窓風雪韓城夜。火冷燈青照舊書。